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氏博議卷十五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張君紱

謄録監生臣宋鍇

左氏博議卷十五

宋 呂祖謙 撰

宋叛楚即晉

僖二十六年秋宋以善於晉也叛楚即晉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緍

楚子將圍宋止文之教也

僖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

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茍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晉侯將伐曹　止

會諸侯于許

僖二十八年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取五鹿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晉侯圍曹三月丙午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公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四月晉侯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子

王使鬬勃請戰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丁未獻楚俘于王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奬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

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七月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

冬會于溫討不服也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晉侯有疾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説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

戶有樞言亦有樞射有的言亦有的屠有會言亦有會

一得其樞萬户皆開一破其的萬矢皆廢一中其會萬理皆解千世之所不能決百家之所不能定羣説之所不能該聖人折之以一字而包羅交結舉無所遺是果何術耶盖所運者樞所貫者的所據者會也晉文公之霸諸侯其謀畫其政刑其征伐其盟會使後世學者定其是非必條陳縷數之曰此臧也彼否也此優也彼劣也此工也彼拙也雖累牘聨簡猶未能盡其是非而吾夫子斷之一字曰譎而已味譎之一字而觀晉文之平

生千源萬派滔滔汩汩皆赴於一字之内動容周旋横
斜曲直無往非譎如拔其尤者論之楚與宋皆有德於
文公者也兼受二國之施則當兼報二國之德豈當有
所偏助哉文公之心則以宋弱國也因前日之德而親
我者也楚强國也挾前日之德而陵我者也今楚伐宋
為吾計者固當助宋以厚其親我之心挫楚以奪其陵
我之氣不寧惟是吾方圖霸業坐視楚横行而不敢較
則霸權在楚不在晋矣然遽加兵於楚則天下必以我

為背惠食言其誰與我於是不攻楚而攻楚之所必救伐曹伐衛皆楚親暱外無背楚之名而內有怒楚之實使兵端發於楚而不發於我待楚之先動而後徐起而應之則雖破楚而無背惠之名其為謀可謂譎矣此猶非其譎之尤者也文公名雖救宋而意實在於勝楚時天下之强國惟晉與楚必先摧楚之鋒然後晉可以專霸於天下楚子固倦於兵其很戾而好戰者獨子玉耳儻不深激楚之怒則楚將知難而退晉楚之雌雄不決

矣於是因執曹伯分曹衛之田賜宋所以深激楚之怒而趣之戰也苟文公意止於救宋則當宛春之使必欣然而從矣何者始伐曹衛本所以救宋也今楚果以愛曹衛之故將釋宋圍是適投吾欲也我復曹衛彼釋宋圍兩得其欲何為不許之乎文公非惟不許乃執宛春以辱之又私許復曹衛以挑之惟恐激而不怒怒而不戰是其心果在於勝楚而不在於救宋也人知文公救宋而止耳孰知其譎之尤一至於此乎至於退舍之事

則其譎又深矣楚本無與晉競之心文公多方以怒之迫而使戰雖子玉不勝一朝之忿然上則楚子下則士卒皆不欲也自常情論之雖車馳卒奔猶懼失楚師況退舍避之使子玉得假以為班師之名乎蓋文公固已料子玉於度内明知子玉内懷蔿賈之誚急於立功以刷其恥見吾之退避必謂幸遇脆敵功業易取無若此時雖吾退十舍猶將來追況三舍乎文公之所以肯退者先有以必楚之不退也心欲戰而形若不欲戰用以

報德用以驕敵用以惑諸侯之心用以作三軍之憤一世為其所眩惑而不自知雖明智如左氏者猶信其我退楚還我將何求之語載之於書信矣文公之善譎也文公之譎夫豈一端而已哉三日而去原若欲自附於王者之師然毀丘墓以脅曹果王者之師耶利小則用信利大則用暴吾是以知文公之譎也三罪而民服顛頡祁瞞舟之僑若欲自附於王者之刑矣然後魏犫而屈法果王者之刑耶疎者則用法愛者則用私吾是以知文公

之譎也統而論之大則如託狩以召王小則如曳柴以誤敵殆未易徧舉要皆不能出夫子一字之外聖人之言可畏也嗚呼文公之譎所就者區區之霸業耳其師一動而子叢死於魯子玉死於楚叔武歂犬士榮元咺子適子儀死於衛鄉若晉師不出則是皆無罪之人也至於若偏若禆若輿若臺膏潤原野名不登於簡冊者抑不知其百耶千耶萬耶忍哉文公之不仁也雖然文公始欲譎人而終不免為人所譎曹伯之當執當復衛

侯之當殺當釋出於文公可也顧乃為巫所譎而還曹伯為醫所譎而生衛侯至於反衛侯於國則為魯所餌而使恩歸於魯（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魯諸侯也受其譎猶不足深愧孰謂巫醫下流其譎又有在文公之上者耶吾所以深為文公愧而益知譎之果不足恃也

晉文夢與楚子搏（僖二十八年四月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楚師敗績）楚子玉夢河神求

瓊弁玉纓僖二十八年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
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畀
余余賜汝
孟諸之麋燕姞夢天與已蘭宣三年冬鄭穆公
卒初鄭文公有賤
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鯈余而祖
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
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
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
蘭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
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魏顆夢結草之老
人宣十五年秋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魏
顆敗秦師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
嬖妾無子武子有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
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
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
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

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韓厥夢子輿 成二年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

趙嬰夢天使 成五年原屛放趙嬰於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晉侯夢大厲　夢疾為二豎子　小臣夢負公登天 成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

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

呂錡夢射月

成十六年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

聲伯夢瓊瑰

成十七年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

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

中行獻子夢與厲公訟

襄十八年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玆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

叔孫穆子夢天壓已

昭四年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

皆名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云云

魯昭夢襄公祖

昭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薳啓彊來召公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

晉侯夢黃熊

昭七年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孔成子夢康叔

昭七年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

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故立靈公

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 昭十一年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薳氏之薳反自祲祥宿於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趙宣子夢文公授之陸渾 昭十七年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宋元公夢太子欒即位 昭二十五年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夢太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公

服而相之且名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非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衹辱宋公遂行已亥卒于曲棘

曹人夢衆君子立于社宮

哀七年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伯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

衛侯夢渾良夫

哀十七年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

覼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虚緜緜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

宋得夢已為烏哀二十六年宋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已為烏而集於上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

形神相接而夢者世歸之想形神不接而夢者世歸之因因之說曰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固有牧羊而夢鼓吹曲蓋者矣是雖非今日之想實因於

前日之想也故因與想一說也信如是說無想則無因無因則無夢舉天下之夢不出於想而已矣嗚呼萬物皆備於我萬理皆備於心豈以想而有豈以不想而無哉耳之所聞者有限也然天下之聲皆具於吾耳之中非可以聞不聞限也目之所見者有限也然天下之色皆具於吾目之中非可以見不見限也心之所想者有限也然天下之理皆具於吾心之中非可以想不想限也上天下澤内華外夷往古來今其鉅其細其晦其明

皆與吾心同流而無間或感於志氣或動於四體或發於夢寐層見錯出軸運機旋豈待想而後有因待因而後有夢耶苟必謂因想而後有夢則是未想之前胷中本無是物因想而後有是物也未想之前胷中本無是理因想而後有是理也抑不知心猶地而想特其一塵耳心猶海而想特其一漚耳以想為心何異指塵為地指漚為海乎是其為論淺狹潰亂猶未離乎夢中語反欲證他人之夢甚矣其惑也歷舉左氏所載之夢自晉

文公至於宋得無慮於數十名之以想可也名之以因亦可也至於叔孫穆子夢童牛之貌於牛未至之前曹人夢公孫彊之名於彊未生之前是果出於想乎果出於因乎雖起樂廣於九原吾知其未必能判是義也以有窮之説而欲盡無窮之理以有外之見而欲測無外之心難矣哉嗚呼理本無窮而人自窮之心本無外而人自外之故左氏之所謂夢出於所因所想之外葢無幾其餘未有不局於區區念慮之間者也持樂廣之論

以揆之事見本傳固已十中其八九矣然醫不至於神治常疾則精治非常之疾則疎論不至於極談常夢則合談非常之夢則敗魯襄公之夢周公固子服惠伯之所能辨也如使論孔子之夢周公吾不知其何辭以對

晉侯作三行僖公二十八年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事固有當責而不可責者奢者可責也多與之財而責其奢不可也醉者可責也多飲之酒而責其醉不可也

晉自武公始受一軍啓封繼以獻公之强行其一軍為二繼以文公之伯行其二軍為三猶以為未足復割為三行之制外避天子六軍之名而内僭天子之實議者並以文公為可責也吾獨以為當責而不可責也亦嘗聞周室軍旅之制乎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一軍之制為人萬二千五百司馬法損一人則不足增一人則有餘大國之三軍也地方百里而其人僅足以具三軍也次國之二軍也地

方七十里而其人僅足以具二軍也小國之一軍也地方五十里而其人僅足以具一軍也地有限則人有限人有限則軍有限雖欲僭侈其軍亦窘於無人而不得騁矣王者之於諸侯典祀陵節所當問也車服亂常所當問也宫室改度所當問也樂舞踰數所當問也獨軍旅之制有所不必問焉非軍旅果輕於典祀車服宫室樂舞也㩀之以地束之以人雖使僭之亦不能僭也王綱上舉侯度下修大不侵小强不犯弱則地有常地人

有常人軍有常軍雖欲如晉之僭豈可得哉晉之所以能僭六軍者適當周室失政之時南吞北噬東攘西畧以斥大其國增地必增人增人必增軍野曠則風勁川漲則舟高國大則兵衆矣夫何疑耶既已容其兼并而反責其軍制之僭是猶多與之財而責其奢多飲之酒而責其醉也此吾所謂事有當責而不可責者也為周室計者當深絶其晉兼并之原至於軍數之多寡則在周室初無損益焉周果能治晉兼并之罪披其地奪其

人則善矣不然則合為一軍者是衆也晉之強自若也分為六軍者是衆也晉之强自若也是一軍者未分之六軍而六軍者既分之一軍也吾何為喜其一而怒其六哉軍數之多寡不足為損益則先王之制禮銖兩毫髮至嚴而不可踰者果非耶曰賈人不得衣綺縠者政也盜賊不得衣綺縠非政也盜賊非剽掠不能具綺縠晉侯非兼并不能具六軍舍其剽掠而責其服之侈儉舍其兼并而責其軍之多寡可不可耶

周公閱聘魯僖三十年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身者寄也軒冕者身之寄也是道家者流之論也人自送丞相長史而張君嗣厭其勞見本傳魯自待宰周公而姬閱辭其享認而有之非惑耶信如是言則有宰周公而又有姬閱是身與位為二也蘇孺文視身與位為二故指飲故人按故人者為兩事見本傳荀道將視身與位為二故指殺弟哭弟者為兩人見本傳傷恩敗教其禍有

不可勝言者非二之罪耶儒者之論則進是矣居其位而無其德為身之羞居其位而黜其禮為位之羞身者一夫之私也位者萬世之公也周公閱以德薄自愧不敢受魯之享抑不思所居者上宰之官所持者天子之節所享者先王之禮今徒以一夫之無德而廢萬世之常尊是避身之羞而為位之羞也是知身之當其禮而不知身之不足當其位也如愧之莫若亟去其位位則受之禮則辭之受其大而辭其細豈不甚可責耶以儒

者之論而責周公閔固無所逃罪然吾竊有所矜焉周公之位自周文公之没居其位者不知其幾人也使于四方享昌歜白黑形鹽之享者又不知其幾人也彼豈皆德與禮稱受之而無愧耶晏然居之欣然樂之未聞有一人以德薄辭者至周公閔之居此官受此享怵惕内愧對大賓大客之前痛自羞薄不敢少安其不能辭位固可責吾未嘗不獨矜其愧心之猶在也其視前後數公既不辭位又不辭禮驕泰奢侈者豈不賢耶其視

道家者流傲誕荒唐視身與位為二物者豈不賢耶范鞅一陪臣猶索十牢於禮之外昭二十三年 周公閲以天子之宰乃肯辭備物於禮之内儒者不矜其愧心而責其迹吾竊恨儒者之不恕也然既曰知愧矣不愧其大而愧其細獨何歟吾又未見儒者之不恕也

臧文仲如晉分曹田僖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

利則居後害則居先此君子處利害之常法也是故見利而先謂之貪見利而後謂之廉見害而先謂之義見害而後謂之怯皆古今之定名未有知其所由始者也人之於利憂其鋭而不憂其怠憂其急而不憂其緩憂其溺而不憂其忘天下豈有憂蟻之避羶憂蚋之捨醯者耶晉文公私有討於曹披裂其地為諸侯者坐視不能救則亦已矣乃乘其危而共取其利是誠何心也臧文仲所以遲遲其行者其亦忸怩而有所不安歟異哉

重館人之論也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重館之人所謂共其諸異乎聖人之共歟信如是說則狡商庸賈趨利如風雨者皆重館人之所謂共也世之共者何其多耶彼逡巡推揖恥於冒私之君子格以重館人之言皆不共之大者其說陋甚雖始學者猶知謝而卻之孰知以臧文仲之賢反為其說之所動乎

昔萬章與石顯善顯免官歸留物數百萬與章章不受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而

受其財物此為石氏之禍萬氏反當以為福耶見漢游俠傳魯與曹同出姬姓並列諸侯其恩義信誓之重非如石顯萬章一時之私交也魯坐視曹之翦覆不惟不能辭其地又奔走而趨之以曹之禍為魯之福曾謂臧文仲之賢不如萬章乎使臧文仲綏轡徐驅徘徊不進以致吾不忍之意雖後諸侯之期不得尺土以歸吾親親之義已盡矣今冒利競進雖得地之多吾恐文仲所喪者之多於地也前日魯僖之請復衛侯文仲嘗為謀主矣

其言曰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君盍請衛侯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於是納玉於晉以免衛侯見魯語衛一體也免衛之難其義既可以動晉辭曹之田其義獨不可以動晉乎文仲於衛則割我之所有棄之而不惜於曹則奪彼之所有受之而不疑是非恩衛而仇曹也本心易失而利心易昏也吁可畏哉雖然太公之就封道宿行遲逆旅人曰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

閶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則萊侯既與之爭營丘矣史記齊世家

太公聽逆旅之言其亦未免於趨利歟非也君子固不以利自浼亦不以利自嫌也一國之重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吾其可避趨利之小嫌濡滯逗留使為姦寇之所伺乎故太公之不可遲猶臧文仲之不可速也然受封分地之事逆旅重館之言其同其異其是其非相去間不容髮若之何而辨之曰在明善

晉作五軍以禦狄僖三十一年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卿

為善未盡猶愈不為改過未盡猶愈不改堯舜之善非可一日為也桀紂之惡非可一日改也百善而有其一固可漸自附於堯舜矣百過而去其一固可漸自離於桀紂矣雖然為善未盡者君子固矜而進之也寛而待之也徐而誘之也至於人之改過者君子必用其察焉改過而未盡者在所恕改過而不盡者在所誅始發之善端新而未固已染之惡習舊而難除是改過未盡者也是力不足者也鐫其毫末以葢丘山之愆去其一二

以塞衆多之議是改過不盡者也是誠不足者也力不足者猶有時而足焉誠不足者前過未盡今僞已生是益其過耳何改過之云乎曾不如不改之為愈也瞑眩之藥不可再投背城之戰不可再接藥未投雖危疾猶有望其瘳戰未接雖危國猶有望其勝一發而不中則其望窮矣過而不改者雖元惡大憝君子猶不忍輕絶何也所恃者改過之術存也乃若改過而不肯盡略爾裁抑茍以欺人則是改過之術既試而不効矣夫復何

所望耶積昏所以致明也積蔽所以致通也積迷所以致悟也人心至神雖懵懵罔罔不知過之當改久閉斯開久鬱斯發是惟無改改則若决江河而莫能禦矣三年鍾鼓之間乃所以陰養其一日之修省也今既知過之當改反毛舉細故公為欺誕以竊改過之名是既累其心於不誠矣心既不誠則善端何時而復發耶本無昏安得明本無蔽安得通本無迷安得悟吾是以知改過不盡者終無改過之路也晉文公始兼三行三軍之

制以擬天子之六軍曾未數年知僭侈之過復蒐於清原損其一而為五軍焉晉文公果知過之當改則亟出令盡復諸侯之舊可矣乃於改過之時而為文過之事創立軍制上則異於天子下則尊於諸侯明知其過而不能盡改外邀恭順之名内享泰侈之實其機不可謂不巧其謀不可謂不譎矣巧如是譎如是其良心乎偽心乎良心無巧巧者偽心也良心無譎譎者偽心也軍雖損其一而偽心之增者不知其幾矣嗚呼易則易于

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分非君則臣天下之俗非夷則夏天下之事非善則惡天下之説非正則邪出臣則入君出夷則入夏出善則入惡出正則入邪天下豈有出乎此而不入乎彼者耶宜晉文之心勞日拙也

左氏博議卷十五

左氏博議卷十六

宋 吕祖謙 撰

先軫死狄師

僖三十三年狄伐晉及箕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至難發者悔心也至難持者亦悔心也凡人之過狠者遂之詐者文之愚者蔽之吝者執之誇者諱之怠者安之孰能盡出數累之外而悔心獨發者乎是悔也未發

則憂其難發既發則憂其難持𠕇為其難持也悔心初發自厭自愧自怨自咎戚然焦然不能一日安苟無以持之則自厭者苟且弛縱必入於自肆矣自愧者退縮羞赧必入於自棄矣自怨者鬱積繳繞必入於自懟矣自咎者憂憤感激必入於自殘矣是悔固可以生善亦可以生不善也萬斛之舟放乎滄海非遇大風則不回苟操舟者無以持之固有因風力之勁而反致覆溺者矣舟之所以回者風也舟之所以溺者亦風也一念之

悔其勁烈蓋甚於風烏可不知所以持之耶吾讀左氏至先軫之死未嘗不嘉其悔而又傷其無以持悔也軫以晉襄公之縱秦囚不顧而唾僖三十二年夏晉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使歸公舍之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無禮於君甚矣及箕之役深悔前過免胄而死於狄師其一念之勁烈如此使有以持之固可以一日而收克己復禮之功矣惟其無以持之不用是力於禮義而用是力於血氣身為元帥總三軍之重而輕

棄其身身死無名驕敵辱國没有餘責殆與自經於溝
壑者等耳先軫所犯者晉君也所死者狄師也前日犯
君者謂之悖今日死狄者謂之狂聞以義掩利矣聞以
善掩惡矣曰悖曰狂其過惟均豈聞有為狂而能掩悖
者乎先軫未能改前日之過而適所以生今日之過也
先軫意在於改過而反至於生過失不在於悔而在於
不能持其悔也風之無力者不能回舟至於風勁者惟
善操舟者為能持之悔之無力者不能遷善至於悔力

之勁者惟善治心者爲能持之如使人之有過者不自
厭自愧自怨自咎則終始如此而已矣厭愧怨咎正吾
入德之門然毫釐之差復陷於過果何以持之乎曰負
擔而趍家者不勝其勞弛擔而至家者不勝其逸負擔
之勞乃所以爲弛擔之逸也悔過之初厭愧怨咎改過
之後舒泰恬愉先軫悔過而至于殺其身意者徒知悔
而未知改乎使果能持其悔亟改而歸之善則舒泰恬
愉之地自有真樂必不肯輕殺其身也既歸家則忘其

勞既改過則忘其悔豈有既歸而猶勞既改而猶悔者乎是則勞獨當改也悔亦當改也

臼季舉郤缺

僖三十三年初臼季使過兾見兾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兾

人之觀隨所遇而變過朝廷則觀政過障戍則觀備過營壘則觀兵過廛市則觀貨所觀未嘗不隨所遇也惟因所遇而觀故將求士者必之庠焉序焉校焉塾焉捨庠序校塾而適野則所見畎畝而已矣稼穡而已矣農夫而已矣於此而求士是猶求魚於山求獸於海果何從而得之哉彼臼季出使而得冀缺於耕饁之間其亦異於人之觀矣臼季文公之近臣也居則華屋出則雕軒方其奉君命而使佩玉長裾光麗溢目麾幢旌節貴

震一時使他人居之則意必滿氣必揚下視農夫霑體塗足之勞將顰蹙嘔噦而不肯觀矣況東阡西陌不知其幾畆也前耘後耕不知其幾人也婦饁子餉不知其幾家也棼棼闐闐往來如織何以辨其孰肅孰慢孰莊孰肆孰敬孰怠耶白季於道路駐足之頃驟拔冀缺於千鎛萬笠之間舉之於君列之於卿大夫之間迄為名臣不負所舉吾不知白季且何術以觀之也盖嘗聞之昔之在公卿之位者未嘗不以求士為首務旦之所思

者士也暮之所思者士也在朝退朝出疆入疆未嘗須臾忘士思之既深故雖田野之間莽蒼之外寸長片善未有不投吾之意而動吾之目者吾非數數然求見之也吾心在於求士則士自見於吾心也鑑以照物爲職吾明既徹則物自入其照公卿以求士爲職吾誠既立則士自入其求如使本無求士之誠則雖左顧右盼見一人而問之又見一人而質之體煩目眩精耗神竭而所謂眞賢實能者未必不失之交臂之間矣觀茅容之

避雨者未有知容之賢者也而郭泰獨知之者非泰之觀異於衆人泰求士之心異於衆人也後漢茅容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勸令學卒以成德過冀缺之耕饁未有知缺之敬者也而臼季獨知之者非季之見異於衆人季求士之心異於衆人也茍所觀者以目而不以心則見避雨而偶不箕踞者遽謂之茅容見耕饁而偶不嫚侮者遽謂之冀缺可邪吾嘗攷臼季冀缺之事而知古今風俗之變有大不同者焉古者公卿有

不遇之歎而布衣無不遇之歎後世布衣有不遇之歎而公卿無不遇之歎古者公卿以求士為已責故常以不遇賢者為憂至於布衣外無責内無憂囂囂然何往而不遇哉故曰季惟恐不遇其缺而其缺不恐不遇曰季也後世之公卿以得位為遇後世之布衣以無位為不遇下求之愈急上應之愈緩而風俗日以薄矣非自拔於汙俗之中殆未足與論遇不遇之眞在也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道泜水而

軍僖三十三年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國毀當辨身毀當容國辱當爭身辱當受是固不可格以一律也昔夫子能忍匡人之圍見論語而不能忍萊夷之兵見家語能忍南子之見見論語而不能忍優施之舞見家語

語聖人之心何其多變也繞指之柔忽變而為擊柱之剛緩帶之和忽變而為奮髯之怒迭弛迭張迭弱迭強闔闢推移不主故常是非聖人樂於多變也處身之與處國其法固不相參也毀辱在身聖人納之而不校也此匡人之圍南子之見夫子所以未嘗一動念也毀辱在國聖人競之而不置也此萊夷之兵優施之舞夫子所以未嘗一毫貸也楚子上為陽處父所譖而退舍加以逭逃之謗為子上者盍思是謗其身之謗乎其國之

謗乎使所謗止於子上之身則不與之校者盛德也闕量也大度也今遁逃之謗不專及其身而且及其師不專及其師而且及其國為子上者安可嘿嘿受謗遽師師而歸乎楚與晉爭衡乆矣一旦為陽處父而被以逃遁之名子上曾不出一語與之競天下必以為楚師之真遁皆將雄晉而雌楚吾不知而今而後幾戰幾勝而後可洗此耻耶然則為子上者將奈何曰夾泜之師兩軍相望先濟不可也先退亦不可也先濟則晉將乘之

逞邀擊之計先退則晉將藉之為班師之名子上盍當退舍之際遣一介之使以告晉師曰大國有命敝邑不敢違是以在此為大國退既成列矣使人敢請濟期彼陽處父無辭以對然後卷甲而趨之雖使不及晉師然遁逃之名將在晉而不在楚矣處父何自駕其謗商臣何自入其譖哉大抵君子勇於公而怯於私在家庭在鄉黨在田野含垢忍耻見侮不校恂恂愉愉人百欺之而不以為忤在廟堂在軍旅在官府燭奸擿隱洞見肺

肝凛凛冽冽雖人一欺之亦未嘗容其所以不移朝廷軍旅官府之勇而變家庭鄉黨田野之怯非嫌於私已也一已之尊萬物無對其所以不與人校者非不敢校也不見有可校者也舉梃擊空適以自勞舉刀斷水適以自困彼之來毀譽者適所以自損耳吾從容無為而置彼於不足校之地勇不既大矣乎至於國家之事則存亡安危繫焉不得已而出力與之校校而以力則其威褻矣是知怯於私者衆人以為怯而君子則以為勇

之大也

周叔服相公孫敖二子 文元年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馬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越椒生而文子知其滅若敖氏 宣四年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為令尹子越為司馬蔿賈為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已為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於轑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師于

溱洧秋七月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遂滅若敖氏伯石生而叔向之母知其喪羊舌氏昭二十八年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勢相敵而後訟未有非其敵而訟焉則大者喪其為大矣公卿之於皂隸也巨室之於窶民也儒者之於卜祝也邈乎其勢之不相敵也親屈公卿之貴而與皂隸訟

親屈巨室之富而與寠人訟親屈儒者之重而與卜祝訟勝之不武不勝為笑適以自畀而已矣荀卿以大儒而著非相之篇荀非相篇下與卜祝較何其不自愛也彼挾相術以茍衣食者畀冗凡賤厠迹於巫醫優伶之間仰視儒者如斥鷃望大鵬於羊角扶摇之上敢有一毫爭衡之心乎荀卿忽降尊貶重譊譊然與相師辨連簡累牘而不已是書一出相師之氣坐增十倍互相告語以謂我何人也卜祝也彼何人也儒者也我何足以致彼

之爭彼亦何若於我爭也今彼乃明目張膽極其辯而與我爭曲直恐不勝者是必我之道可以與彼抗也由是卜祝之流人相勸家相勉支分派别相形之術遂蔓延於天下矣然則荀卿之於相術將以排之適以助之將以抑之適以揚之非相之篇吾恐未免為是相之篇也自孔子以前相術固已槩見於世矣若周叔服相公孫敖之二子一言其必食子一言其必收子是以相而預言人之福也子文及叔向母見越椒伯石之始生一

言其必滅若敖氏一言其必喪羊舌氏是以相而預言
人之禍也數十年之後福焉而福禍焉而禍無一不合
誇於口者有之筆於書者有之孔子未嘗過而問焉豈
孔子衛道之心反緩於荀卿耶孔子以謂天下之曲伎
小術雜焉而不可縷數如蜩蟬蛙蠅自鳴自止本不足
為吾道之輕重苟獨取其一而辨焉則天下必以是為
術也至勞聖人與之辨必其道可與聖人抗殆將有陷
溺而從之矣是不能為吾道損一異端反為吾道增一

異端也天下本未嘗以異端待相術荀卿強斥以為異端而與之辨無故而為吾道增一異端非卿之罪耶吾觀孔子周遊於天下鄙夫陋人每以區區相術而窺之有曰顙類堯也有曰項類臯陶也有曰肩類子產也見家語孔子與門弟子聞之不過付之一笑耳豈非曲伎小術初不足與論是非耶乃若吾夫子之門自有相書殆非卜祝所誦之相書也申申夭夭即孔門相容貌之術誾誾侃侃即孔門相言語之術躩如翼如即孔門相步

趨之術勃如怡如即孔門相顏色之術（並論語鄉黨）一部一位一占一候毫釐不差季咸康舉許負之術至是皆敗矣曾子傳此相書以相人故發而為動容貌之論子思傳此相書以相人故發而為動乎四體之論孟子傳此相書以相人故發而為眸子瞭眊之論苟荀卿得孔門之相書將心醉服膺之不暇何暇非他人之相書耶

閏三月非禮（文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閏不告朔（文六

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辰在申再失閏襄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火西流司歷過哀十二年冬十一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天下之事有若贅而實不可損者君子之所當察也三月而春三月而夏三月而秋三月而冬孟其始也仲其中也季其終也孟仲季之月具而始中終之序全殆不可一毫加益彼所謂閏者果何為者耶閏在春則春之

贅也閏在夏則夏之贅也閏在秋則秋之贅也閏在冬則冬之贅也閏之附於四時若附贅然聖人果何為置之耶及問諸知歷者然後知閏者實歷數之基本四時之所待而正者也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上下經緯而天下至變生焉苟不置閏以通其變則周天之餘度誰與受之朞年之餘日誰與受之以有常之歷而追無常之天日踈日遠日舛日差積而至於久將見歷在震而時已夏矣歷在離而時已秋

矣此魯歷之差仲尼之譏左氏之論未嘗不本於置閏也閏定則歴定歴定則時定孰知吾向日視爲贅物者乃歴數之大本乎因歴數而例其餘則吾平居啑笑以爲贅而無用者未必非至理之所在也一揖可矣三揖則贅再拜可矣百拜則贅終日恪誠足以格鬼神乃贅爲七日之齋終年勤苦足以通倫類乃贅爲九年之學是皆吾平日之甚不快猶是閏之贅也以閏爲贅而損之則所差者特寒暑之節耳至於以揖爲贅者損之又

損必至於不揖以拜為贅者損之又損必至於不拜以齋為贅者損之又損必至於不齋以學為贅者損之又損必至於不學然則聖人之教凡世指為苛細繁委贅而無用者皆可以陰養天下之有用也豈止一閏法而已哉雖然斗指兩辰謂之閏是閏非辰之正也後漢律歷志月無專建謂之閏是閏非月之正也公羊傳中氣不在謂之閏是閏非氣之正也後漢律歷志如是則人非特以為贅天固以為贅矣曰非也閏者歷之樞也使斗杓可得而

指月建可得而名中氣可得而攝則是亦四時之一耳何以定四時而成歲乎惟閏也非辰之辰而斗杓所不能指非月之月而月建所不能名非氣之氣而中氣所不能攝居章會統元之間視之若贅而千載之日繫焉為歷官者安可棄而不考耶天下之理固有手之所不能指口之所不能名說之所不能攝古今共棄而不攷者矣此又非歷官之責也

楚太子商臣弒成王文元年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

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芈而勿敬也從之江芈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焉

天下之言察於利害未驗之前人皆以為難察於利害既驗之後人皆以為易鯀能欺四嶽於九載之初而不能欺比屋於九載之後見尚書非比屋果智於四岳也未

驗之與已驗其難易固不同也少正卯能欺子貢於兩觀方誅之始而不能欺市人於兩觀既誅之餘見家語非市人果智於子貢也未驗之與已驗其難易固不同也未見汨陳之禍而能察鯀之策則天下皆堯矣未見偽辨之慝而能察少正卯之言則天下皆孔子矣如必待既驗而後察之特比屋市人之智耳是故出夏癸於南巢則必思伊尹不可再留起商辛於牧野則必思祖伊不可再用並見尚書脫夫差於姑蘇則必思子胥不可再生

史記吳世家

當利害既驗之後雖至愚極暴之人猶知其可從而悔其不從也然則天下之言當利害未驗之時察之安得不謂之難乎自利害既驗之後察之安得不謂之易乎吾獨以為利害之未驗察言者若難而實易利害之既驗察言者若易而實難吾非樂與說者反也所謂正言似反者也利害未驗之前利未見利害未見害吾心未為利害之所分則所用以察言者皆心之正也以吾心之正而察天下之言其善其惡其邪其正畢陳

于前而莫能適非難而易耶至於利害既驗之後吾見其言之驗則竊意其言之可從是以事信之而非以心信之也吾見其言之不驗則竊意其言之不可從是以事疑之而非以心疑之也信與疑不出於心而出於事其弊可勝既耶人臣之以是諫非者君從之則有利君不從之則有害後世因其事之驗而信其言之驗可也抑不知天下固有以非諫非者雖能知君之過而已之諫亦不免於過雖能舉君之失而已之諫亦不免於失

君不從其言固有害也君從其言亦有害也後世徒見其君不從其言之害而不見從其言之害溺其事之驗而忘其理之差爭拾其遺説而襲之蓋有亂亡相尋而不悟者矣此吾所謂若易而實難者也楚子上之事是已子上諫楚成王之立商臣既中楚成之非矣而子上之所以諫者亦未免於非也既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又曰楚國之舉常在少者此二説者實萬世禍亂之權輿使楚成從其前之説則國本不建儲位

久虛得無起覬覦之姦乎使楚成從其後之説則嫡庶不明長幼失序得無開篡奪之萌乎此二禍者吾未知與熊蹯之變孰先孰後也後世徒見子上料商臣之驗遂信其言而納於禍有以立嗣為諱如唐宣宗者見本紀實子上齒末之言誤之也有以庶孽奪宗如隋文帝者見本紀實子上舉少之言誤之也其餘以此隊命隕姓者未易枚舉豈非樂已驗之言而蹈未見之禍乎彼商臣之惡有非梟鴟其心者皆知疾趨而避之其禍後世殆

未若子上之烈也張角不足為漢禍而討張角者乃為漢禍魏曹操盧循不足為晉禍而滅盧循者乃為晉禍宋劉裕商臣不足為萬世禍而排商臣者乃為萬世禍天下之禍固有機於此而動於彼者矣夫豈始慮所及耶

晉襄公朝王先且居胥臣伐衛文元年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

因人而有過者君子不謂之過因人而有善者君子不

謂之善周公之過因管叔而過也過在管叔而周公何與焉孟子公孫丑下陳賈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之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孔子之過因昭公而過也過在昭公而孔子何與焉論語述而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過端發於人而不發於已是安得為周孔累哉漢高帝因傾項籍而為義帝服非真悲也為服所以挫羽也見漢高帝本紀劉裕

因傾桓玄而興復晉祚非真忠也復晉所以滅玄也南史宋高祖紀時無項籍則高帝必不為服義帝之喪時無桓玄則劉裕必不唱復晉祚之師其為善果出於已耶因人而過者猶鑑遇嫫母而醜本非鑑之醜也因人而善者猶木託於岳而高本非木之高也是故因人而有過者雖百過不足尤因人而有善者雖百善不足喜為善由已而由人乎哉晉襄公即位而朝王于温人皆善其尊周也及考其朝王之由蓋將討衛之不朝故身先朝周以

責之其意曰周王也晉霸也衛小侯也晉獨朝周而衛不朝晉可乎故朝王之事名為尊周而實則討衛也因討衛而後朝周非因朝周而後討衛也然則尊王之善豈襄公之本心哉特因衛而發耳向若衛侯之車先叩於晉關則吾知晉襄公之旆未必入於周境矣彼因人而有善者果足以為善耶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子必因責人而始敬父則父得子之敬寡矣臣必因責人而始朝君則君得臣之朝寡矣周之諸侯苟皆若晉襄

之用心則是父無故終不得子之敬君無故終不得臣之朝也又況子之敬父自敬汝父耳於人何有臣之朝君自朝汝君耳亦於人何有挾敬父之孝而辱人者必反為人所辱挾朝君之忠而陵人者必反為人所陵使晉襄之事周春朝秋覲史不絕書亦昏定晨省之常耳猶不足以自高況甫陟周之庭遽傲然自足鳴鍾擊鼓峻責他人之無禮安得不納孔達之侮哉孔達衛大夫世有妄人嘗拜其父者他日執塗人而責之曰我嘗拜父汝

何為不拜我天下未有不笑其狂者晉襄之責衛非此類耶雖然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大學之道也大學古之遺言也晉襄先朝王而後責衛似合於大學之㫖庸可毀耶非也觀書要當忘言而得意大學之意在於無諸已而不在於非諸人也欲學者將非人之時常思無諸已之戒不欲學者持無諸已之論用為非人之資也故先曰無諸已次曰非諸人其意主於攻已過而不主攻人過明矣黠吏姦民將與人訟必痛自刻削不入文法

鄉閭未有以修飾許之者以其身之治而心之險也豈有士君子而嘗懷非人之心者耶吾恐說經者以文害辭浸入黠吏姦民之用心故力辨之以告吾黨之士云

左氏博議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氏博議卷十七至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檝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宋鍇

左氏博議卷十七

宋　呂祖謙　撰

禘太廟僖公

文二年秋八月丁夘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順祀先公 定八年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議禮如聚訟斷禮如聽訟競禘爭祫駁郊難社大訴牒也据章守句執文秉法大劵契也棟充宇積帙千簡萬大案牘也前師後儒乃禮中之證佐黨同伐異乃禮中之讎敵析言曲辯乃禮中之姦詎斷禮者茍欲隨事而析之隨說而應之彼以經來我以經對彼以傳來我以傳對彼以史來我以史對是猶聽訟者欲與珥筆之民爭長於律令質劑之間終必反為所困而已矣善聽訟

者出於律令質劑之外折以人情一言而訟可息善斷禮者出於詁訓箋釋之外折以人情一言而禮可明人情者訟之所由生亦禮之所由來也吾先得其所由生者而制之自綱觀條自源觀派物迴縷解氷釋露晞雖老於議禮者墜筆失簡莫敢支梧苟舍其本瑣瑣然下與彼角逐於詁訓箋釋之間是固彼之所長而我之所短也以我之所短而遇彼之所長其受侮也則宜此古今斷禮者所以每為人屈而鮮有能屈人者也魯祀僖

公始逆終順禮家之說互有從違其論篤而義精者固多矣未有折之以人情者也吾請悉置禮家之說而專以人情明之人之情欲尊其親者將欲為親榮也尊吾父而坐之吾伯父之上則人必以吾父為不弟矣尊吾父而置之吾君之上則人必以吾父為不忠矣不弟大惡也不忠大刑也本欲尊吾父而納之於大惡本欲尊吾父而納之於大刑為人之子無故而納父於大惡陷父於大刑非不孝之尤者乎生與死一理寢與廟一制

宴與祀一儀也文公溺於夏父弗忌之諂躋僖公於閔公之右以尊其父胡不以人情推之若使閔公僖公俱無恙一旦忽使僖公以弟躐兄以臣躐君則謗讟之集刑戮之加不旋踵矣是則愛僖公者乃所以辱僖公也人情自非大不孝未有忍辱其親者亦未有見辱其親而不怒者苟文公誠不為枝辭蔓說所蔽獨斷以常情則知夏父弗忌者乃吾父之讎將奮戈之不暇豈有反聽其說者乎躋僖公於閔殆百餘祀想僖公有神震慄

惶灼嬖然不寧日望一日歳望一歳庶幾人或正之得還昭穆之舊而魯之臣子例皆蒙蔽不能度以人情因謬承誤迄莫能正反使順祀之舉出於陽虎之手是可羞也定八年陽虎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強藩請之白居易傳魯不能序僖公之廟反使賊臣正之噫唐不能還魏徵之宅反使尚為有人乎吾以為魯失寶玉大弓之辱定八年未如順祀之為大辱也

出姜貴聘而賤逆文四年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

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襄仲殺惡及視立宣公出姜歸齊

文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義之所責民略而士詳法之所禁市寛而軍急士吾所厚也責之不當如民之薄也軍吾所重也治之不當如市之輕也此説者之所共守者也君子之意果出於是乎君子以同天下為心者也厚士而薄民重軍而輕市非所以同天下也待之同而治之異者稱物平施而歸之同也為士者身處於籩豆絃歌之間視禮義如寢食而愚鄙之民葢有不聞禮義之名者矣是士宜不犯義而民宜犯義者也在軍者身處乎旗鼓鈇鉞之間視法

律如寢食而市廛之氓葢有不聞法律之名者矣是軍宜不犯法而市宜犯法者也宜不犯義者責之詳宜犯義者責之畧宜不犯法者治之急宜犯法者治之寛其不同乃所以為同也是所謂稱物平施者也抑又有說焉居於義之中而犯義居於法之中而犯法非盡滅棄義法而不顧必不赦也其法雖小而蔑棄義法之心則大也彼其處於義與法之外者雖過惡暴著特未知義法而然耳身過雖大而心過則小矣天下之過有衆人以

為大而君子以為小者必身過也有衆以為小而君子以為大者必心過也魯文公迎姜氏於齊命使差輕是衆人之所謂小過耳而君子視之若大惡然論姜氏之逐魯國之禍皆本之於一使之不備驗襄仲之難其言無不雠者其所觀者在心不在事也魯人之於禮猶越人之漁胡人之獵也晝與禮俱作夜與禮俱息不見異物而遷者也失禮之愆在他國則可在魯國則不可蓋越人不能獵非耻也胡人不能漁非耻也在越而不能

漁在胡而不能獵則舉國笑之矣盖生漁獵之俗而不能者必天下之至拙生禮義之俗而不守者必天下之至慢也一使之不備他國之所謂小過而魯之所謂大過也一使之不備其事固小至於蔑棄周公數百年之禮法其心則大也履堯舜之朝而為欺者真欺也欺一言重於他時之欺萬言者也入夷齊之里而為盜真盜也盜一金重於他時之盜萬金者也見堯舜而敢欺事夷齊而敢盜居魯國而敢犯禮推是心以往何所不至

耶惡發於心者大則禍應於心者亦大是非報其事也報其心也非報其人也報其天也晉楚齊秦聘娶之際其犯禮蓋有大於出姜者矣而其得禍不皆若桓公之烈者桓公遭彭生之禍以其冒禮而非侮禮事雖醜而心則未如桓公之縱也不然則桓公一過而得譴他君百過而無尤天何私於晉楚齊秦而獨讎魯耶

楚滅六蓼文五年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子燮滅蓼臧文仲

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

物莫不惡傷其類桃僵而李仆若樗若櫟必不為之仆何也非其類也芝焚而蕙歎若蕭若艾必不為之歎何也非其類也楚人滅江而秦穆為之憂文四年君子未嘗疑焉秦之與江同諸侯也同盟會也同利害也類同則憂同固其所也臧文仲魯國一大夫耳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其視他國之休戚固非職所當憂況六與蓼邈然在江淮之間自魯視之蓋風馬牛不相及其存與亡何與於魯大夫事哉而臧文仲一聞其滅慼頻深憂且

遠傷臯陶之不祀此世之所以共疑其闊於事情也見故人之子顛頓困阨則惻怛流涕解衣推食之不暇他日遇塗人之子則是心衰焉必厚其父祖然後憐其子孫者人之常也臯陶之没下竟春秋千有餘年矣臧文仲生千有餘年之後吾初不識臯陶於何地友臯陶於何時而視其子孫之亡憫惜痛悼不啻數十年膠漆之契是心安從生哉類之同者移千歲為一朝類之異者睽一朝為千載臯陶之所與同朝者曰共曰鯀曰兜曰

苗禮貌非不相際也言語非不相接也然一則在雲天之上一則在沮洳之下一則在風塵之表一則在膏火之中對席而分胡越接步而判古今想共鯀兜苗之心其視臯陶如寇讎然日夜伺隙惟恐害臯陶之無路耳矧有閔惜其子孫之意哉是所謂時同而類異者也天下之理未嘗無對既有時同而類異者亦有時異而類同者故臯陶近不與共鯀兜苗為類於唐虞之朝而遠與臧文仲為類於春秋之世想文仲之心仰不知臯陶

之在唐虞俯不知身之在春秋無形之中自相拜酬無聲之中自相賡載跡遠而心近跡疎而心親此所以見臯陶之不祀慨嘆憫惜不能自已殆甚於合堂同席之交大抵君子必與君子合小人必與小人合學者欲自驗其心盍以是觀之吾見君子失志而憂見君子之子孫衰替而憂則是吾心與君子合也吾見君子失志而不憂見君子之子孫衰替而不憂則是吾心不與君子合也憂人之憂本未足稱然吾心與君子合則大可

喜不憂人之憂本末足貶然吾心不與君子合則大可懼欲占吾心於君子合與不合當察吾心於君子憂與不憂自省之術孰要於此哉

秦穆公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

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无失其土宜衆隸賴之

而后即命聖王同之今縱无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三良之殉君古今之論是者半非者半是之者壯其忘身之勇也非之者議其忘身之輕也是非之論雖不一至論其忘身則一而已矣吾獨以謂三良惟不能忘其身然後殉君使其果能忘身必不至於殉君也殺身以殉其君非忘身者不能今反謂不能忘身者獨何歟殉葬非厚也是從君於昏也是納君於邪也是陷君於過

也以三良之明非不知也知之而不敢辭者為其嫌於愛身也以愛身自嫌者未能忘其身者也使三子果能忘其身則視人如已視已如人君欲以他人為殉吾固爭之所爭者殉葬之失也不知其在人也君欲以我為殉吾亦爭之所爭者殉葬之失也不知其在已也吾尚不知有吾身又安有愛身之嫌哉身天下之身理天下之理苟強認其身而有之凡事之涉於吾身明知天下之正理避嫌而不敢言是橫私天下之身而橫私天下

之理也吾方欲救吾君萬世之惡名豈暇置一身之嫌於其間哉三子果不置嫌於一身之胷中則論已事如論人事居之不疑言之不怍必不至黽勉而受秦穆之命矣其所以寧殺身而不忍犯愛身之嫌者惟其未能忘身也人徒見三子奮然捐軀駢首就死共指之為忘身孰知其所以死實生於不能忘身也歟或曰三子之不能忘身則信要不可謂之不厚其君也吾又以為不然為君計者厚其君者也為其身者厚其身者也三子

若為君計必思殉葬為吾君無窮之累吾身縱不自惜豈不為吾君惜乎惟其專為身計而不為君計故當秦穆命殉葬之際謂不從則受偷生之責從之則君受害賢之責吾知免吾責耳彼君之責吾何預焉是心也果厚於君乎果厚於身乎然則三子之厚其君乃所以薄其君也

季文子如晉求遭喪之禮行文六年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无之實難過求何害八月晉襄

公
卒

天下之患不發於人之所備而發於人之所不備十事而記其九來問者必其一之不記者也六經而習其五來難者必其一之不習者也四封而守其三來攻者必其一之不守者也十而九焉六而五焉四而三焉所備者不為不多矣然吾敵者置其九而問其一置其五而難其一置其三而攻其一緣間投隙專擇吾之不備而徑犯之何其逆料陰揣如是之巧邪此世所以共憂為

備之難也然爲備而不盡則難爲備而既盡則易人之游於世罕與所長遇多與所短遇罕與所精遇多與所略遇雖左隄右防朝戒暮警偶有毫芒之不盡則禍必發於此而不發於其他信矣爲備之難也是非爲備之難也爲備不盡之難也必猶有短然後人得而乘之必猶有略然後人得而困之無所不長彼孰得以乘吾短無所不精彼孰得以困吾略苟無所不備禍雖欲發無所發之地矣是故君子之爲備也人以爲無我以爲有

人以為後我以為先蚤正素定使胷中無一之不備及與事物接此來則與此應彼來則與彼應從容談笑各就條理吾是以知為備既盡者如此其易也季文子聘晉求遭喪之禮而行且卿大夫之出聘所備者郊勞贈賄之儀耳張旜展幣之節耳專對荅賦之辭耳至於遭喪之事衆人以為必無後其禮而不講者也魯使如晉者冠蓋相望而輪跡相躡豈有他人皆不遭喪而文子獨遭喪者乎文子獨以為時無止變無常墻數年而一

顇固有適遇其顇者矣人百年而一死固有適遇其死者矣安可恃他人之不遭而必已之不遭者乎於是屬意衆人之所無博講衆人之所後當暇豫之時而汲汲然扣遭喪之禮吾意魯國之人切笑文子之迂闊者多矣噫當暇豫之時而求遭喪之禮文子固迂闊也至晉而果遭襄公之喪使未嘗講喪者處之其搶攘為如何其顛錯為如何及是時回視文子之問禮果迂闊乎果不迂闊乎始笑文子之迂闊者未必不反服文子之精

審也嗚呼晝者夜之對未有常晝而不夜生者死之對未有常生而不死當晝而謀寢息之具者人未嘗有以為怪文子當晉侯之存而問遭喪之禮亦何足怪乎矧文子所問者文子之遭喪耳儻如當生而問死則世愈不勝其怪駭矣雖然文子猶有所未盡也聘與喪無二禮而文子獨問喪是猶以喪為異也生與死無二理而子路獨問死是猶以死為異也異聘於喪故欲備喪異生於死故欲備死合聘喪為一本貫生死為一條者夫

何備不備之足言哉

趙孟立公子雍文六年八月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

趙孟背先蔑而立靈

公文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

齊景公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

哀五年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

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陳乞逐高國 哀六年齊

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

陳僖子立公子陽生 哀六年八月陳僖子使召公子

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

告之故闕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

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

一國之惡易以義奪一夫之惡難以義爭一國至衆也一夫至寡也義可以勝衆而不可以勝寡何也公與私之異也有公惡有私惡惡出於公雖衆易奪惡出於私雖寡難爭故君子之論難易不施諸衆寡之閒而施諸公私之際廢立大惡也晉人欲立長君捨靈公而迎公子雍齊陳乞欲立長君廢荼而召陽生其惡同也然公子

雍之謀一國之所共宜若難奪而穆嬴之弱反能以義奪之陽生之謀一夫之所專宜若易爭而鮑牧之強反不能以義爭之障稽天之浸而不能遏畎澮之流掃燎原之焰而不能息束緼之火抑有由矣晉人之迎公子雍舍家嗣而外求君視置君如奕棊其為惡固不待言然其情非以私已也非以求利也非以危國也惟欲得長君以靖難耳是固晉人之所同欲也事則惡而心則公也其心既公故迎子雍其事未嘗不出於公焉卿士

合謀公之也支庶並擇公之也兩使如秦公之也三軍並迎公之也舉國之人雖陷於惡逆其心猶誤以為公一言一動皆明白簡直未嘗有纖毫覆匿掩蔽之意豈非公心尚存雖一國鋭欲立雍有排山倒海之勢穆嬴一女子動之以義而一國之人怵迫焦灼如負芒刺如中刀槊如卧薄氷不畏秦師之鋭鋒而畏穆嬴之涕泣亟棄雍而立靈公不啻如反掌之速吾是以知惡出於公者雖衆而易奪也至於陳乞之立陽生雖以齊國有

憂少君不可訪為名自附於晉人之義然其意實貪策立之功以為篡竒之資耳心私則事私故其援立陽生自始至末無非相與為私焉偽參乘而事高國者乞以私而除陽生之害也託習馬而出魯境者陽生以私而應乞之召也乞之召陽生其始固已相與為私故投暮夜之隙以隱其歸混饋者之中以匿其迹惴惴然若狗偷鼠竊之為者其擅置廢立雖與晉人同然陳乞則畏人之知晉人則不畏人之知陳乞畏事之泄晉人則不畏

事之泄是晉人以公自處而陳乞以私自處也陳乞先以私自處故雖聞鮑牧至公之義邈然如風之歷耳葢乞之心自絶於義乆矣故使百人揺之猶不能少槩其心況一鮑牧哉大抵惡出於公則其根淺而易揺故雖一國之勢弱女子勝之而有餘惡出於私則其根深而難拔故雖一夫之謀強大夫排之而不足百圍之木根不附土未終朝而可仆拱把樸樕蟠根繞蔓於九泉之下雖千夫未易動也故君子能受萬人之公毁而不顧

受一人之私雠寧救萬人之公過而不能救一人之私
慝

左氏博議卷十七